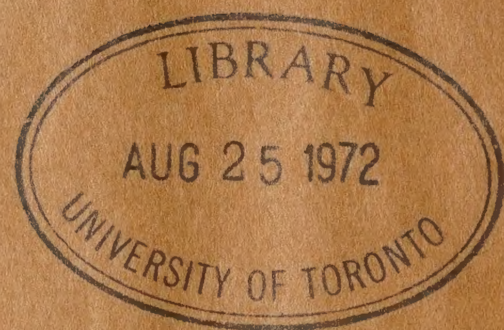
河內縣志

二十四至二十六



河內縣志卷第二十四

循政傳

後漢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從世祖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爲梁功 漢書本傳

趙熹字伯陽宛人光武時拜懷令大姓李子春豪猾并兼爲人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即窮詰其姦收李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病將終車駕親臨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旣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 本傳

胡紹建安間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受俸米於閤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太平御覽引續漢書

趙琗字孫明閬中人少好游俠為野王令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糒 益部耆舊傳

晉

韓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武帝時為野王令有稱績 三國志注引楚國先賢傳

郭奕字太業陽曲人高簡有雅量為野王令羊祜過之奕歎口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少選復往又歎曰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本傳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爲野王令以恤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務清簡優游多暇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 本傳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爲河陽令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攤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

客舍亦稠冬有溫爐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楅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廻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之也又行者貪路告羅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闗逆邏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劵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令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洒掃以待征

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咨容之望請書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 本傳

北魏

司馬昇字進宗河內温人也以孝昌二年釋褐太尉府參軍又除懷縣令莅政未幾禮教大行盜息如姦藏令行如禁止懷邑之民咸稱良翰 見昇墓誌

唐

李元素亳州譙人高宗時爲武德令刺史李文暕橫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爭文暕爲少損更以私財助之 新唐書李敬元傳

宋

陳崇崇寧間爲河内令歲旱祈雨於沐澗寺至誠感應即日降澤闔境告足金紫虛元君廟碑

金

韓希甫河内令有幹能金史王兢傳

王兢字無兢彰德人熙宗時河内令歲飢盜起兢設方畧以購不數月盡得之遇夏秋沁水汎溢發民築隄豪民滑吏不敢爲奸與前任韓希甫皆有幹能而正平令張元差不及民爲謡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本傳

元

虎秉河内縣尹性剛果有志節抑强扶弱決事明敏舊志

明

廖欽吉水人洪武初爲河內丞以忠信導民民有侵課逃匿者欽刻姓名榜於市招之民素信欽皆還還未及期而課足後坐事謫戍以老病放還道經河内河內民競持羊酒爲壽且遺之縑欽固辭不獲遁去 府志

李暘槀強人進士正德時知河內縣與民同休戚不阿事上官任未三載吏務具舉 舊志

戚茂遵化人進士正德時知河內縣莅任四載多惠政擢御史去民立祠祀之 舊志

楊世鳳臨清人進士嘉靖時知河內縣高爽有風紀視民疾苦如以身受歲荒邑多逋賦世鳳亟陳賦重民貧狀力請得減 舊志

朱可進永清人舉人嘉靖時知河內縣精明果敢每于寅刻
視事諸務立剖縣內肅然
薛侃榮河人嘉靖時河內典史清潔自愛莅政恪勤大計署
天下吏員第一擢曹縣知縣 舊志
王象蒙新城人進士萬歷初知河內縣洸練有爲取與不苟
邑賦重民苦猝辦象蒙按月分催民便其法 舊志
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授臨漳知縣調
繁河內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數萬頃隣邑皆
享其利河決朱旺役夫多死者應泰設席爲廬飲食作止有
度民懽然趨事治行冠兩河遷工部主事 明史本傳
周道東應城人舉人萬歷中知河內縣性端毅不以一笑假

人所與除咸合人意比代去擁道號泣者百里舊志

黃中色滕縣人進士萬歷中知河內縣敏練過人愛民以誠嘗遇旱徒步禱雨甫出郭雨如注歲凶多方賑濟全活甚衆開河修堤多所濟益擢吏部員外郎舊志

潘思誠河源人舉人署河內教諭性行端飭學有源流所課教之士多著於時舊志

趙瑟雞澤人河內訓導醇謹課士食貧有守舊志

侯加采解縣人進士萬歷時令河內初下車若不甚了了人頗爲知已確以務整剔意所欲爲堅毅不可奪邑初征米麥豆草桑棗絹繁滋弊加采創條鞭法摠計地畝歲征銀若干揭示通衢重要皆曉大吏聞于朝畿內山東西悉準此法遠

近稱便役忤當道坐謫百姓號泣送之設位於南郭以祀府志

胡沾恩永年人進士萬歷年知河內縣省事淸心民安其寬簡枋口渠道久淤率吏民重浚鑿河建牐名利豐洞民至今德之同上

金煉色南鄭人進士天啟間令河內長不盈五尺剛敏果斷當事檄運豆二千里外分餉遼固請得罷一郡賴以息同

王漢字子房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除高平知縣調河內禽巨寇天壇山劉二叉乘雪夜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六郎李自成圍開封漢然火金龍口椰林爲疑兵遣死士入賊中聲言諸鎮兵來援各數十萬至矣賊聞則驚走漢爲人負氣愛士人有一長嗟歎之不容口僚屬紳士陳民疾苦或

言已過則瞿然下拜用兵士卒同甘苦人樂爲之死好用間賊中虛實莫不知攻天壇山賊山陡絕登者輓以布漢持刀直上入服其勇時賊氛日熾帝每臨朝而歎漢前後破賊功隆旨優敘十五年春以減俸行取入都明史高名因附傳邑進士蕭家芝之王中丞傳略曰公在河內時河以南闖寇日張保聚各斬竿樹幟肆焚掠河朔震駭公出金募勇士教以搏力勾卒之法不屑屑引繩墨理簿書及河洛陷德昌王將北渡駐懷其校卒陸梁橫噬所至人憚之公率所部蹕三十里外爲壘以逆德昌德昌色變緩辭遁壁壘中左右無敢爲盩歲大飢人將相食公繪流民圖𥳑闕請蠲除報聞乃又釀金築城日僱數千人以食之活無算城亦立就金城飢民聚爲盜密廉

其名氏夜半合圍扃其戶使不得逸乃呼彼中巨室詰責之某良某否立剪其非類者其他嘯聚平原如義莊校尉營諸處以次殄滅而太行窮谷間尚有負嵎者公登其巔指揮將卒伏竒制勝盜皆鳥獸散歲暮苗三仕掠盤谷及勳掌村公方迎春東郊諜者來報佯怒其誣置之於獄歸坐堂皇使伎樂襍奏抵夜勒兵乘其無備破之擒三仕於天壇山巔後晉撫中丞討叛弁劉超於永城爲所害懷人爲位哭之日數十人輙車過懷擁踊塞路

丁泰運字孟倘澤州人崇禎十三年進士除武陟知縣調河內薦廉直聲十七年二月賊將劉方亮自蒲坂渡河巡按御史蘇京托言塞太行道先遁去與陝西巡撫李化熙全抵寧

郭驛俄兵變化熙被傷走兵執京拔以婦人服令揷花行稍遲輙抶之以爲笑樂叛將陳永福引賊至京即迎降賊遂逼懷孟監司以下皆竄秦運獨守南城力不支被執賊擁見方亮使跪不屈燒鐵鎖炙之亦不從乃遇害賊遂陷懷孟明史忠義傳

國朝

沈光榮正白旗歲貢生康熙四十年知河內縣葺學宮勸課捐俸設立義學十餘處凡徭役區處有方累不及民康熙十六年入名宦祠府志

王世遴會稽人監生康熙四十三年任河內知縣在官有惠績民至今祀之

孫鋋華縣人歲貢生康熙五十年任河內知縣剖斷明决廉而能惠

胡睿榕遵化人乾隆二年任河內知縣振興學校疏達溝渠凡有利於民生者無不留意又喜崇獎風雅修復古蹟皆非俗吏所能爲去官民思之與王世遴孫鋋同祀爲三公祠

積善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四十三年任河內知縣下車訪問邑中利弊知廣濟渠淤塞即慨然自任跋涉經營歲餘始獲蕆事爲至今利增書院膏火之費減閭閻徭役之繁案無留牘訟無寃民去任民懷其德爲建祠于城東

趙文炳祥符人舉人乾隆五十六年任河內教諭誨導士子諄諄不倦安貧守素口不言利

熊象階潛山人拔貢生嘉慶八年任河內知縣適歲歉設廠于在城五關及各鄉鎮施粥以濟饑者實心勤力邑無餓莩擢官去士民遮送攀留東郭外十餘里爲之塡咽

論曰古人有言一夫得情千室鳴絃信乎感應之神速如此也河內自昔爲雄劇之邑有沁丹之利土沃人庶夫沃則逸富則逸庶則擾擾則爭官師之治良不易矣績用之章章者代不數人若袁大來之鑿山通渠澤及百世王子房之鳩義勇以祛盜賊皆表見於史冊者也際我

朝郅治之隆勤課吏能廣求民瘼爲吏者上承

德意以下布其慈惠兢兢夙夜宜過于前人矣居其位則民有愛慕之忱去而尸祝之不忘若是果幾何人哉倘想前規

謠詢實政足爲良能之矜式者悉著于篇踐迹之資亦藉求其無媿而已

先賢傳上

周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孔叢子 鄧名世姓氏書辨證引程氏世譜云以河內跪多苟杞氏曰苟

漢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王中尉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漢書儒林傳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爲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廻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

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已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埶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敕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

會甚厚 後漢書本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劒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劒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邱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而據營陵城章聞卽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劒怒曰逆虜無

狀四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
郎城下募勇敢燒營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
百餘頭而還與歸郡邑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
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後漢書

酷吏傳

欒崧河內人天性朴忠永平間為郎明帝嘗以事怒崧以杖
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
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崧家貧嘗獨宿臺上無
被枕杫食糟糠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
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崧官至南
陽太守 鍾離意傳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高堂令不乘犢車徑至高堂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歎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風俗通義

宏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在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夫

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宏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同上

趙承河内人梁冀收李固下獄承等數十人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後固誅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 後漢書李固傳

王奂字子昌河内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嘗任灌園恥交勢利爲考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 范丹傳注

司馬直靈帝時人時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直除鉅鹿太守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

暫絶修名錢 張讓傳

趙商鄭元弟子河內人 鄭元傳

高宏河內人爲琅邪相妻子不歷官舍桑柘盛蔡 太平御覽引謝承後漢書

王褒字伯盛河內州人爲濟陰丞修堯廟 見隷釋堯廟碑

樊公琦 張世輔 張二威 涅君輿皆河內人 見隷釋楊震碑陰洪氏曰皆震孫之門生也

馬仲師河內人漢太尉楊秉門生 隷釋楊著碑陰

郭 字仲奇家平河內兄竹邑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相弟臨沂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咸以孝廉公府茂選君剛毅多略洸懿敦篤爲郡五官掾功曹司隷中都官

從事貫戚莫不畏憚三辟將軍府貞亮直方忠信可結義然從諫卑廉比陽長政邑穆風遺愛不忘兄疾去官復辟司徒拜北軍中候念妨弟路遜位年六十有六建寧四年九月卒（隸釋北軍中侯郭仲奇碑）

李照河內人　修統字子經爲郎中州人　李璜字元珪武功長野王人　張希字元祐爲郎中河內口口人　口君孫武德人　孫盛季野王人　龍服子平皋人　孔漢甫州人

晉漢太尉劉寬門生（隸釋劉寬碑隸續劉寬碑陰）

朱漢河內人爲袁紹都官從事（英雄記）

三國魏

韓浩者河內人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

爲縣藩衞太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舅杜陽爲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爲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埶強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三國志夏侯惇傳注

荀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
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王粲傳注
王象字羲伯既為楊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
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
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
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
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
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為儒宗車駕
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
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
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

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荅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還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楊俊傳注

晉

孫鑠字巨鄴河內懷人也少樂爲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爲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爲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車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卽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賴而獲

免選尚書郎在職驟議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 晉書本傳

山濤字巨源河内懷人也交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

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並賜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集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

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
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
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
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與、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
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
入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身在於色養然
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
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
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為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
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
松栢詔曰吾所共治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

心進動亞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尙居諒闇情在難
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尙書濤辭以喪
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
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
騎常侍除尙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
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
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
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
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
詔曰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
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

親拜謝壽及武帝受禪以壽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
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
壽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
冀州俗薄無相推轂壽甄拔隱屈搜求貢才旌命三十餘人
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
入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身在於色養然
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壽心求退表
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壽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
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
就會遭母喪歸鄉里壽年逾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
松栢詔曰吾所共治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

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尙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尙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竝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尙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裒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

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

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交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官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朕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爲無專節之尚宜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於懇切故此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

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
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
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
喻乎何乃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
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
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
嘗講武於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
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咸以濤不學孫
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
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
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

者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於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勳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沖讓以自抑損濤已勅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諡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

聞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恐
儀興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
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
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
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
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
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
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譔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幷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
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
元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尪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

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聞於允允自以尫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巳乃表曰臣二子尫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徒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準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靑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尙書歷鎭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尙書光熙初轉吏部尙書永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鎭西將軍徵爲尙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

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
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
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
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
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
順人受禪於魏泰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
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
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
人盡思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
後進儁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
是貢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元嘉三年出爲征

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西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於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城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為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為賊嚴疑所逼乃遷於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亂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為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

之曰察佐或勸奏之僧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本傳

陸亮字長興河內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明而率歷仕吏部尚書代山濤領選事世說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元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盖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

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泉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

嗚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本傳

北齊

古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强濟知名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 本傳

隋

河內士[illegible]有吏幹爲刑部執法平允 高構傳

唐

范履冰者懷州河內人自周王府戶曹召入禁中凡二十餘年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尋遷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元年坐嘗舉犯逆者被殺元萬頃傳

王琚懷州河內人也叔父隱客則天朝爲鳳閣侍郎琚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玄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年二十餘嘗謁駙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盍歡治言及剌武三思事琚義而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爲忘年之友及同皎敗琚恐爲吏所捕變姓名詣於江都傭書於富商家主人後悟其非傭者以女嫁之資給其財經四五年睿宗登極琚具白主人厚資其行裝乃至長安遇元宗爲太子監國爲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以竊威權太子憂危汲門[illegible]先與元宗籌策清內難加三品食實封常[illegible]琚[illegible]之說以天時人事歷然可觀晉潤白元宗元宗異之及琚於吏部選補諸暨主簿於東宮過

謝及殿而行徐視宮中宮曰殿下在簾下琚曰在外只聞有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有大功於社稷大孝於君親何得有此聲元宗遽詔見之琚曰頃韋庶人知識淺短親行弒逆人心盡搖思立李氏殿下誅之爲易今社稷已安太平則天之女凶狡無比專思立功朝之大臣多爲其用主上以元妹之愛能忍其過賤臣淺識爲殿下深憂元宗命之同榻而坐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言憂患轉深爲臣爲子計無所出琚曰天子之孝貴於安宗廟定萬人徵之於昔蓋主漢帝之長姊帝幼蓋主共養帝於宮中後與上官桀燕王謀害大司馬霍光不議及君上漢主恐危劉氏以大義去之况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儲貳太平雖姑

臣妾也何敢議之今劉幽求張說郭元振一二大臣心輔殿
下太平之黨必有移奪安危之計不可立談元宗又曰公有
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琚曰飛丹鍊藥談諧嘲詠堪與
優人比肩元宗益喜與之爲友恨相知晚呼爲王十一翌日
奏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與諸王及姜皎等
侍奉焉獨琚常預秘計踰月又拜太子舍人尋又兼諫議大
夫內供奉又贈其父故下邽丞仲友楚州刺史先天元年七
月元宗居尊位在武德殿八月擢拜中書侍郎時劉幽求張
暐並流於嶺外琚見事迫請早爲之計二年七月三日琚與
岐王範薛王業姜皎李令問王守一並預誅逆以鐵
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illegible]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

闕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琚等從
元宗至樓上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常元楷李慈李猷等睿
宗遜居百福殿十日拜琚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封趙國
公食實封五百戶皎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
封五百戶令問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宋國公實封三百戶
毛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閑廄兼知監牧使霍
國公實封五百戶守一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員外置同正
員進封晉國公實封五百戶琚皎令問並固讓尚書殿中監
不上十八日琚皎依舊官各加實封二百戶通前七百戶累
日元宗讌於內殿賜功臣金銀器皿各一床雜綵各一千
絹一千匹列於庭讌慰終夕載之而歸琚轉見恩寵神遇

閤中迄夜方出歸休之日中官至第召之中宮亦使尚宮就
琚宅問訊琚母時時果珍味賚之助其甘旨琚在帷幄之側常
參聞大政時人謂之內宰相無有比者又贈其父魏州刺史
或有上說於元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譎詭縱橫之士可與履
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之士元宗乃疎之
十二月令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十二月改年號
爲開元又改官名與蘇頲同爲紫微侍郎二年三月廻未及
京便除澤州刺史削封歷衡郴滑虢沔夔許潤九州刺史又
復其封二十年丁丑憂二十三年起復右庶子兼舊州刺史
又改同蒲通鄧蔡五州刺史天寶後又爲廣平鄴郡二太守
性豪侈著勳中朝又食實封與十五州常受饋遺下檐帳設

皆數千貫元宗念舊常優容之侍兒二十人皆居寶帳家累三百餘口作造不遵於法式雖居州伯與佐官胥吏酋豪連榻飲讌或樗蒲藏鉤以爲樂每移一州車馬塡路數里不絕攜妓從禽恣爲歡賞垂四十年矣時李邕王翰與琚皆年齒尊高久在外郡書疏尺題來往有譴謫留落之句右相林甫以琚等負材使氣陰議除之五載正月琚果爲林甫構成其罪貶琚江華郡員外司馬削階封至任未幾林甫使羅希奭重按之希奭排馬牒至琚懼仰藥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縊而卒死非其罪人用憐之天寶元年贈太子少保舊唐書本傳

穆寧懷州河內人也父元休以文學著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元宗賜帛授偃師縣丞安陽令寧清愼剛正重交

遊以氣節自任少以明經調授鹽山尉是時安祿山始叛僞
署劉道元爲景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元首傳檄郡邑多有
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
使說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
寧佐採訪使巡按常過平原與太守顏眞卿密揣祿山必叛
至是眞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間使持書遺眞卿曰
夫子爲衞君乎更無他詞眞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
河北採訪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吾
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眞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
鴻毛者寧是也願佐公以定危難眞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
不行眞卿追麾棄郡夜渡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拒賊

之狀眞卿曰臣不敢移寧之言功業不成帝奇之發驛召寧將以右職待之會眞卿以抗直失旨事遂止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充鹽鐵轉運使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揚言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大義不爲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寶應初轉侍御史爲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副使明年遷戶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史中丞爲河南江南轉運使廣德初加庫部郎中是時河運不通漕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詔以寧爲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使及淮西鄂岳租庸鹽鐵沿江轉運使賜金紫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稅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人殆絕與寧夾淮爲理

憚寧威名寇盜輒止沔州別駕薛彥偉坐事忤旨寧杖之致
死寧坐貶虔州司馬量移昭州平集尉大歷四年起授監察
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淄青間一年改檢校司封郎中兼侍
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江西明年拜檢校祕書少監兼和州
刺史理有善政居無何官龍代寧者以天寶版籍校見戶誣
寧[illegible]坐貶泉州司戶寧子贇守闕三年告冤詔遣御史
按覆而入戶增倍詔書召寧除右諭德寧強毅不能事權貴
執政者以為不附己且憚其難制故處之散位寧默默不得
志且曰時不我容我不時殉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辭病
居家請告幾十句者數矣親友强之復一朝請上居奉天寧
詣行在拜祕書少監興元初改右庶子德宗還京師寧曰可

以行吾志矣因移病罷歸東都貞元十六年就拜祕書監致仕母好學善敎諸子家道以嚴稱事寡姊以悌聞通達體命未嘗服藥每誡諸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直道而已愼無爲苟吾之志也貞元十年十月卒時年七十有九四子贄質員賞

贄字相明釋褐爲濟源主簿時父寓爲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參軍贄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是劒不銜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累遷京兆兵曹參軍殿中侍御史轉侍御史分司東都時陝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贄鞫其事御史

中丞盧佋佐之令深纏裴罪贄持平不許宰臣竇參與佋善
參佋共挾權怨贄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贄獄侍御史杜倫
希其意誣贄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甚急贄弟賞馳詣
闕撾登聞鼓詔三司使覆理無驗出爲郴州刺史參敗徵拜
刑部郎中因次對德宗嘉其才擢爲御史中丞時裴延齡判
度支以姦巧承恩屬吏有贓犯贄鞫理承伏延齡請曲法出
之贄三執不許以獄狀聞延齡誣贄不平貶饒州別駕丁母
憂再轉虔常二州刺史憲宗即位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
宣歙觀察使所莅皆有政聲永貞元年十一月卒時年五十
八贈工部尚書贄與弟賞皆以家行人稱爲搢紳所仰贄
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甚嚴贄兄弟奉指使訾責如僮僕贄

最孝謹質强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給事中時政得失未嘗不先論諫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戶人而有笞掠至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與州府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畫一憲宗以王承宗判用內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質率同列伏閤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爲將帥者上雖改其名心頗不悅尋改質爲太子左庶子五年坐與楊憑善出爲開州刺史未幾卒員工文辭尚節義杜亞爲東都留守辟爲從事檢校員外郎早卒有文集十卷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　同上

司馬貞爲宏文館學士作史記索隱三十卷採摭異聞釋文演注據裴注糾正牴牾援據精審後二卷爲述贊世號小司馬史記

溫造字簡輿河內人祖景倩南鄭令父輔國太常丞造幼嗜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概少所降志隱居王屋以漁釣逍遙爲事壽州刺史張建封聞風致書幣招延造欣然謂所親曰此可人也徙家從之建封動靜咨詢而不敢縻以職任及建封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時李希烈方悖侵逸藩隣屢陷郡邑天下城鎮恃兵者從而動搖多逐主帥自立留後邀求節鉞德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輸忠欵但未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

封選特達識略之士往喻之建封乃强署造節度叅謀使於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盡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德宗愛其才召至京師謂之曰卿誰家子年復幾何造對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李勣臣犬馬之年三十有二德宗奇之欲用爲諫官以語泄事寢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録叅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旣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輸忠歸書詔便蕃未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爲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受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能諭旨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覲及我卽位比年上書

不絕及約以行期即稽默不報卿識機知變往喻我懷無多
讓也乃拜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
初至范陽劉總具櫜鞬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
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張弘
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鎮州殺田弘正朝廷用兵乃先令
造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橫海深冀易定等道喻以軍期專皆
稱旨俄而坐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
出造爲朗州刺史在任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
人獲利乃名爲右史渠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
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
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

夜踰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吁可畏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太和二年十一月宮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隔垣火勢將及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後稍息是日唯臺官不到造奏曰昨宮中遺火緣臺有繫囚恐緣爲姦追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堂在後臣請自罰三十直其兩巡使崔蠡姚合火滅方到請別議責罰勅曰事出非常臺有囚繫官曹警備亦爲周慮卽合待罪朝堂候取進止量罰自許事涉乖儀温造姚合崔蠡各罰一月俸料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藉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決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

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溫造蔑朝廷典禮
凌陛下侍臣恣行胷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
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
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
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溫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
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暴犯益甚臣
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
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糺繩實虧彝典
勑旨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
可替否不在道路相高並例通班合知名分如聞喧競亦已
再三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

行道途郎祗揖而過其傔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辟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專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然造之舉奏無所吐茹朝廷有褒不以禮酬不以類者悉劾之穫僞官王果等九十餘人杖殺南曹吏李賓等六人刑於都市遷尚書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縣開國子賜金紫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以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許以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繼之兵已迴僕臣行程至褒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

神策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溫德彝郃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稟造之命造行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廻謁見造即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暨發褒城以八百人爲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令坐有未至者因令昇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動即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劔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邱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

地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座遽起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
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勅旨配流康州其親刃絳者斬一百斷
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
延趙存約等並投屍於江以功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五年四
月入爲兵部侍郎以耳疾求退七月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
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
河陽懷節度觀察等使造以河內膏腴民戶凋瘵奏開浚懷
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
千餘頃七年十一月入爲御史大夫造初赴鎮漢中過大雨
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即時開霽
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爲侯九年五

月轉禮部尚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造於晩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子璋嗣璋以蔭入仕累佐使府歴三郡刺史咸通末爲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横璋至誅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入爲京兆尹持法太深豪右一皆屏迹會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醫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璋振川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夜自縊而卒 本傳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曾祖叔恒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祖俌位終邢州錄事參軍父嗣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鎭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

之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宏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爲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讐怨商隱既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大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內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宏正奏署掾曹令

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宏正鎮徐州又從爲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强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文思淸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弟義叟亦以進士擢第累爲賓佐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本傳

李義叟字聖僕商隱弟會昌中進士第二累爲賓佐商隱樊

南集序稱其特善古文

五代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之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於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生平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棃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爲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史本傳

盧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調補新鄉主簿秩滿復試進士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遷著作佐郎出爲鄆州觀察支使節帥杜重威驕蹇黷貨幕府賄賂公行唯億清介自持會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表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爲姦圖羨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漢初以魏王承訓爲開封尹授億水部員外郎充推官時侍衛諸軍驕恣朝廷姑息之軍士成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閽者不敢詰且將平民孟杲送侍衛司杲自誣伏論當

棄市億察其冤言於漢祖而釋之周祖爲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敕乃詔億與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加議定舊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爲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爲赤縣又定東京諸門薰風等爲京城門明德等爲皇城門啓運等爲宮城門昇龍等爲官門崇元等爲殿門廟諱書不成文凡改點畫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晉漢及周初事關刑法敕條者分爲二卷附編敕自爲大周續編敕詔行之俄以本官知雜事加左司員外郎遷主客度支郎中並兼宏文館直學士世宗梟鷂爲山陵判官出爲河南令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遜知

制誥郎上章求解乾德二年以少府監致仕　宋史盧多遜傳

宋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曾祖得一祖眞啓皆爲邑宰父億多遜顯德初舉進士解褐祕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修撰建隆三年以本官知制誥歷祠部員外郎乾德二年權知貢舉三年加兵部郎中四年復權知貢舉六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開寶二年車駕征太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鎭州師還直學士院三年春復知貢舉四年冬命爲翰林學士六年使江南還因言江南衰弱可圖之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叅知政事丁外艱數日起復視事會史館修撰扈蒙請復修時政記詔多遜專其事金陵

平加吏部侍郎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四年從平太原還加兵部尚書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强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荅無滯同列皆伏焉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皆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陽太宗踐祚普入爲少保數年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閒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于宮中至是普復密奏

至開國舊臣爲權幸所阻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
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即留承宗京師未幾復
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
位不能决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
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責授守兵部尚書明日以多遜
屬吏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
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獄具召文武常叅官集議朝堂
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議曰謹按兵部尚書盧多遜
身處宰司心懷顧望密遣堂吏交結親王通達語言咒詛君
父大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恩下虧臣節宜當鈇鉞以正
刑章其盧多遜請依有司所斷削奪在身官爵準法誅斬秦

王廷美亦請同盧多遜處分其所緣坐望準律文裁遣遂下
詔曰臣之事君貳則有刑下之謀上將而必誅兵部尚書盧
多遜頃自先朝擢參大政洎予臨御俾正台衡職在燮調任
當輔弼深負倚毗不思補報而乃包藏姦宄窺伺君親指斥
乘輿交結藩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爰遣近臣雜治其事醜
跡盡露具獄以成有司定刑外廷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汙潴
其宮用正憲章以合經義尚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寬盡
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有負罪非我無恩其盧多遜在
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用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
配流崖州所在馳驛發遣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期周已
上親屬並配隷邊遠州郡部曲奴婢縱之餘依百官所議中

書吏趙白秦王府吏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並
斬都門外仍籍其家親屬流配海島閻密初給事廷美左右
太宗即位補殿直隸秦邸恣橫不法王繼勳尤廷美所親信
嘗使求訪聲妓繼勳因恃勢以取貨賄德明素與趙白游處
多遜因之傳達機事以結廷美又累遣懷祿私召同母弟軍
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懷忠嘗爲廷美使詣淮海國王錢俶
遺白金銀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器錦綵羊酒詣
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伏罪多遜累世墓在河南未
敗前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聞者異之多遜在海外因部送
者還上表稱謝雍熙二年卒於流所年五十二詔徙其家於
容州未幾復移置荊南端拱初錄其子雍爲公安主簿還其

懷州籍沒先塋雍卒諸弟皆得赦除州縣官初億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識咸平五年又錄雍弟寬爲襄州司士參軍寬弟察中景德進士將廷試特詔授以州掾大中祥符二年始改簿尉三年察奉多遜喪歸葬襄陽又詔本州賜察錢三十萬四年仍錄其孫又元爲襄州司士 宋史本傳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焉少倜儻負氣弱冠聞漢祖在晉陽招致天下士將往依之中途遇盜見拱狀貌雄偉意爲富家子隨之將刼其財拱覺行至石會關殺所乘驢市酒會里中豪傑告其故咸出丁壯護拱至太

原以策干漢祖漢祖不納客於周祖門下及周祖領節鎮署
拱知客押牙周祖即位授宮苑使廣順中遷皇城使出監昭
義屯軍弁人領馬步十五都來侵拱與巡檢陳思讓逆戰於
虎亭南殺三百餘人擒百人獲其帥王璠曹海金又敗其軍
於壺關師還會征慕容彥超命爲都監賜以六銖袍帶鞍勒
馬器仗卽日遣行賊平命爲陝州巡檢未幾改客省使知陝
州會延州高允權卒其子紹基欲求繼襲卽自領使務朝廷
益禁兵戍守命拱權知州事俄還內客省使嘗請禁州民賣
軍裝兵器於西人從之所屬部落有侵盜漢戶者拱招其酋
帥犒之令誓不敢侵旣召拜左神武大將軍宣徽南院使劉
崇入寇遣馬軍樊愛能步軍何徽赴澤州令拱監護之世宗

親征拱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捷以功兼義成軍節度河東行營前軍都監師還出鎮陳州先是晉末秦州節度何健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討之乃詔拱與鳳翔王景進率兵出大散關連下城砦復命拱爲西南面行營都監蜀人聞鳳州急發卒五千餘出鳳州北堂倉鎮路行至黃花谷將絕周師糧道拱與王景偵知之命排陣使張建雄領兵二千直抵黃花谷又遣別將領勁卒千人出敵後截其歸路敵果爲建雄所敗奔堂倉又爲勁卒所逼合勢擁擊擒其監軍王巒孫韶等千五百餘由是劍門之下州邑營砦望風宵遁秦鳳階成平召歸宴於金祥殿賜襲衣金帶銀器繒帛鞍勒馬顯德二年世宗親征淮南以拱權東

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時揚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收
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卽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節度依前
宣徽使兼緣江招討使以令坤爲副時周師久駐淮陽都將
趙晁白廷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禀從惟務貪濫至有掠人妻
女者及拱至戮其不奉法者數輩軍中肅然歷八月追敘秦鳳
功加檢校太尉時周師圍壽春經年未下江淮草寇充斥吳
援兵柵於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而舒蘄和泰復爲吳人
所據拱上言欲且徙揚州之師併力攻壽春俟其城下然後
改圖進取世宗從之拱乃封府庫付揚州主者復遣本府牙將
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及師行吳人有負粮
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合勢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

監敗淮南軍二千於黃著砦世宗再幸壽州召拱宴賜甚厚以爲武寧軍節度命領其屬土鎮淮軍及克壽州以功加同平章事領武寧軍節度四年徙歸德軍節度淮南平改山南東道節度俄充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師河南尹西京留守宋初加兼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迎謁至汜水言於上曰筠逆節久著兵力日盛陛下宜急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緩則勢張難爲力矣帝從其言卷甲倍道趨之筠果率兵南向聞車駕至惶駭走澤州城守遂見擒乾德初從郊祀畢封譙國公拱尹河南十餘年專治園林第舍好聲妓縱酒爲樂府政廢弛羣盜晝劫太祖聞之怒移鎮安州命左武衛上將軍焦繼勳代之謂繼勳曰洛久不

治遇卿代之無復效拱爲也太平興國初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衞上將軍八年代王彥超判左金吾衞仗事表獻西京長夏門北園詔以銀五千兩償之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咸平初眞宗聞拱之後有寒餒流離者録其孫懌爲國子助教拱子德明至洛苑使昱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出身德明子悅爲虞部郎中 本傳

張吉字仲徵懷州河內人父延嘉頗讀書不願仕州上其行賜號高山處士吉進保定軍司法參軍上書轉運使鍾離瑾願補一縣尉捕劇賊以自劾瑾壯其請爲奏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三百餘人嘗與賊鬬傷中胷不顧猶手殺數十人擢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遂城縣遷著作佐郎明道中淮南饑自

詔宰相陳救荒之策命知安豐縣大募富民輸粟以給饑者既而浚渒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芍陂為斗門溉田數萬頃外築堤以備水患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徙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庫有雜綵數千段旨矯詔賜築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疑以救至也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兵擊賊小卻以官軍壁兩傍使民出汲復以渠泥塗積草賊望見以為水有餘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因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徙知萊州葉濤臣舉材堪將帥召對改知邢州

擢提點河東路刑獄范仲淹歐陽修復言其鷙武有謀略除閤門使固辭進工部郎中知鳳翔府加直史館知梓州以直龍圖閣知荊南入判尚書刑部累遷光祿卿知潞晉二州以老疾權判西京御史臺尋卒 本傳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爲仇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於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淳化耀之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帑在[illegible]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衍名不殺是時諸郡捕賊兵糧精無以給遂擅發常平倉且[illegible]事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爲慶卒矣衍考故爲一路最元豐中种諤西征叅其軍事謂第賞

以死事爲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詔還大寨詔往
靈武援渭慶兩軍將行衍曰吾兵倚歸未及解甲安能犯不
測於千里外哉語乃止同幕畏罪陽謝衍曰師不再舉君之
力也衍識其意曰全萬衆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元祐
初大臣議棄熙蘭衍與孫路論辨事以爲蘭棄則熙危熙棄
則關中震搖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
餘年[illegible]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將
[illegible]官金部戸部員外郎熙河分
新[illegible]閤門使[illegible]南大使尚書夏孤勝如據兩川美田實彼我必爭
之地自西關堡[illegible]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不以控
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涇原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

遂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祕閣爲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其葬後追錄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 本傳

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遷軍器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遷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總領尋遷右司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敕令所删修官遷太府卿淮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詔軍事便宜行之曾伯疏奏三事沓天心重地勢協人謀又言邊餉貴於廣積將材貴於素備賞與不可以不稱戰士不可以不恤又條上淮面用師之所當戒淮面險阻之所當治加華文閣待制又加寶文閣直學士進權兵部尚

書淳祐六年正月朔日食曾伯應詔歷陳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帥材乞早易閫寄放歸田里又請修浚泗州西城加煥章閣學士言者相繼論罷九年以舊職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兼廣西轉運使陳守邊之宜五事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廣總領兼京湖屯田使進龍圖閣學士疏言襄陽新復之地城池雖修浚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請蠲租三年詔從之加端明殿學士兼夔路策應東閣進資政殿學士制置四川邊面與執政恩例尋授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召赴闕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為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治靜江開慶元年進

觀文殿學士以諫議大夫沈炎等論罷景定五年起知慶元
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七年殿中侍御史陳宗禮論劾褫職
德祐元年追復元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閫帥邊境之事
知無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本傳

向經字審禮以蔭至虞部員外郎神宗爲穎王選經女爲妃
改莊宅使帝即位妃爲皇后進光州團練使以濰州防禦使
知陳州歲中閱囚活重辟三人西華令掠人至死誣以疾吏
畏令莫敢言經得其情卒窮治如法歲大雪輒弛公私僦斂
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曰上令我守陳民窮蓋我責我自爲
此不爾累也方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
經獨斥歸有司唯以供[illegible]師之用知河陽會旱蝗

民之食經度官廪歲用無餘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之富人爭出粟多所濟活徙徐州觀察使召還提舉景靈宮進定國軍留後復出知青州既行官給車徒三宮皆遣使送之車馬相屬於道未踰月得疾還卒於淄州年五十四詔內侍迎其喪皇后出哭於新昌第喪至慶壽寶慈宮又遣謁者予醊后臨於國門之外贈侍中謚曰康懿將葬遣近臣典護穿復土給太常鹵簿帝出郊奠之周視其柩葬三日后臨於墓下賜篆碑首曰忠勤懿戚經所至勤吏治事皆自省決頗欲以才見於用故數請外補嘗因太祖忌日百官班開元殿下后召經見行幄勉以盡忠朝廷經亦以善事三宮爲言不及其家事子宗回宗良宗回字子發累官相州觀察使徽宗

立進武德軍留後歷安國保信鎮南保平軍節度使檢校司
徒封永興軍海安康漢東郡王開府儀同三司崇寧初有告
其陰事者詔開封府鞫實御史中丞吳執中臨問宗回懼
上還印綬以太子少保致仕言者不已倒官爵流郴州行二
日聽家君省告踰年盡還其故官宗回少驕恣有小才嘗權
羣牧都監數以畜息被賞出知蔡州擒劇賊臧其黨類歲饑
發廩與力役饑者得濟而官舍祭廩一新欽聖后服除起奉
朝請繼命止朝朔望卒年六十二帝制服苑中贈檢校少師
謚曰榮縱
宗良字景彝歷秀水刺史永州觀察使昭信軍留後奉國清
海鎮東武寧寧海軍節度使承嘉郡王開府儀同三司欽聖

后臨朝時嘗爲陳瓘論其與蔡京相結及預政事亦能格其
自守宣和中卒年六十六贈少保外戚傳

先賢傳下　河內縣志卷第二十六

金

張邦直字子忠河內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平陽南渡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六年從趙閑閑遊性朴澹好學敬善謙甚士多愛之閑閑本注太元子忠嘗言覲授於關中隱士薛子明因相與講辨甚久俄丁母艱出館居南京從學者甚衆束修唯以市書惡衣糲食雖仕宦如貧士也同年如雷宋諸人皆以聲名意氣相豪子忠獨恬退以學自樂正大初余先子入翰林子忠從之遊先子殁與余善從南京被圍闕食余過之富城西敝衣繿縷可憐已而聞鬻卜天街值一回鶻問卜子忠以文語應之爲回鶻所毆北渡將

還鄉道病死哀哉　劉祁歸潛志

元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頴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强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喝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

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嘗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已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

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畊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漳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宗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

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黙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丙寅至今十有三年九入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丁寧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禆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曰

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分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有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

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七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七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曆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

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紓矣外設監司以察汚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廷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

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愼者誠
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
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
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
童矣至爲君之難又陛下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
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
出言不容不愼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
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
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
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
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

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

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為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有不可勝既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賛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歡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

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進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干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況如厮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

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叅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
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
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
不樂於聞巳之過務快巳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
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
恒難合況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
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
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
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
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
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

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巳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巳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敵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

而涉亂　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服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況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

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招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

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巳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益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復熟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

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謀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　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

不安於□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
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
聞取天下者尙勇敢守天下者尙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
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
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
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
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
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
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
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
人之不信也書奏帝嘉納之衛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

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秘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禀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

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

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以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

士王磐磐對曰衡敎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敎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以爲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敎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

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覽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以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

士王磐磐對曰衡敎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敎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以爲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敎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

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綫代管闚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六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日月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歷成奏上之賜名日授時歷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為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

宮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祀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懐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材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葢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

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廷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子師可 元史本傳

長子師可字可臣志趨端正學術真純有文集遺世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廣平懷孟總管終通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崇祀鄉賢 家傳

四子師敬字敬臣由監察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叅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由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槩有父

風謚文穆崇祀鄉賢同上

孫從宸字希元仕監察御史終河東山西廉訪副使從寬字希先仕歸德府知府從宜字希政仕翰林國史院經歷太常禮儀院判從宣字希文仕工部尚書從宗字希魯由章佩監珍異庫提點歷監察御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曾孫鄰祖字克學仕兵部侍郎歷戶禮兩部尚書崇祖字克孝仕平陸縣尹得山字克仁仕樞密院副使五世孫至剛字任道贈登仕郎四川僉事煮字雲翰仕威遠縣知縣六世孫驥字彥德附貢生仕湖廣常德府知事七世孫偉字季高由貢生任衡府審理八世孫泰和字舜民由貢生任陝西武功縣知縣泰亨字舜卿由貢生任江西瑞州府檢校九世孫世道字子傳嘉靖癸卯科舉人任山東安邱縣知縣世教字子授由貢生任長垣縣訓導世同字子野由貢生任山西嵐縣知縣十世孫宗曾字思約萬曆乙酉科舉人任直隸慶都縣知縣陞湖廣永州府同知十七世孫天培字子直

國朝乾隆甲寅科舉人任[illegible]許[illegible]教諭秋賓字西成嘉慶庚申科副貢充實學在中歲貢生天時字鳳如嘉慶十八年學政姚奏明咨部准補奉祀生員子孫繁盛爪瓞雲仍蕃至今簪纓不絕云同上

呂域字伯充河內人七世祖汲公精與宋丞相公著爲從昆弟

祖庭[illegible][illegible]避亂去鄉[illegible][illegible]佑歸附初隸兵籍轉從北郡復至關中家焉廉希憲宣京兆聞許衡教授生徒域從衡學衡為國子祭酒舉域為伴讀助成教養域之功為多至元十三年擢陝西道按察司知事未行會宋降者言襄漢新附民情未安有呂子開者向為襄陽制置司參謀官今退居鄂其人悉知宋事宜徵用之朝廷議遣使而難其人或言子開舊名偉金亂入宋更名文蔚字子開於域為從叔父宜遣域行時江淮兵猶未戢域聞之慨然請行子開既入覲陳安撫襄漢便宜詔以子開為翰林直學士辭不就十四年授域四川行樞密院都事時宋制置使張珏守重慶安撫使王立守合州詔樞府分兵取之李德輝行西院事於成都獲立偵卒張郃

等數人將殺之域曰彼不即降者以昔嘗抗命城降懼誅耳今宜釋部等俾歸諭立未幾立果遣部等賫蠟書至成都德輝請與東院同受降後期不至德輝承制授立仍爲安撫使知合州開倉賑民禁戢剽掠而瀘叙崇慶思播夔萬等郡聞之相繼送欵巴黔民感域與德輝之恵並祠事之東院耻其無功誣德輝越境邀功械立於長安獄將誅之域適以事至京師言於許衡衡白留守賀仁傑遂奏釋立賜金虎符仍舊官域亦以平定四川功詔賜金織衣弓刀勒白金陛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十九年調同知順慶路總管府事以疾辭二十年徵爲國子司業以未終喪辭三十年改華州知州勤農興學具有成効及代民爭留之大德中河東關隴

地震月餘不止域與集賢學士蕭𣂏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且移書廟堂陳救災弭患之道仁宗即位召拜翰林侍讀學士時方議行科舉域日經明行修質而少華非惟士有實行國家當得真才以登治平沐幾致仕延祐元年遣使給驛送還關中十二月以疾卒年七十八贈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子三人杲果楨皆顯仕孫魯濟寧路總管本傳

㝢從爲新安尉道遇驅驢行商數輩見其中一人嘯歌殊常縛而詰之乃盜也客有鬻麥遇害未得主名從召諭屍傍居人其一巧飾不置口從申諭以人性皆善若曹第爲饑寒切身致此耳其人遂伏辜又物色得刼寇於鄭捕繫之人皆以

爲神明舊志

王任字遵尹至正初任溫縣尹有治績百姓愛之記德政勒石府志名宦傳

明

王瓛字文繡正統間舉人爲山東嶧縣令廉明仁惠興學勸農嶧土瘠民多逋瓛給牛種課其勤惰招撫流亡復業者萬餘口教民戸種桑棗百本婦女歲蓄苧八十斤以時覈檢民間違者笞比三載田皆可耕戸皆可賦教民如教子弟不可犯然重朴責民不率教者初犯紀其過釋之再犯詬詈之三犯懲有差禱旱輒雨祝蝗蝗不入境嶧鄰沂州滕縣沂滕之民無不欲得瓛爲其長上嶧且恐叩闕籲留者千餘人邱

文莊商文恪以詩贈焉任嶧十八載以疾歸嶧民[illegible]渠資其家不受比卒祀鄉賢後數十年滕之黃公中色爲河內令曰賢如王公奈何不尸祝之捐金建祠北郭歲時致祭 舊志

劉志成化初除武功令凡所施行務存長厚民服其教不忍私違也嘗偁歲旱聞太白靈湫身往禱之或以山多陰氣恐其羸憊冒寒止之不聽卒致湫求雨隨至各霑足其所未至則絕無涓滴百姓迎勞道左以數萬計見雨來則爭以雨具授公公麾去曰此神貺我民者我何可褻易不敬九年致仕去老幼婦子哭隨攀號者不可勝數 同上

河塘字粹夫武陟人年七歲見家有佛像抗言請去之十九讀許衡薛瑄遺書輒欣然[illegible]宏治十五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閣試克巳復禮爲仁論首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
而巳則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
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宿學咸推服焉劉瑾竊政一日贈翰
林川扇有入而拜見者瑭時官修撰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
贈者復拜謝瑭正色曰何僕僕也瑾大怒詰其姓名瑭直應
曰修撰何瑭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後瑾誅復官以
經筵觸忌諱謫開州同知修黃陵岡隄成擢東昌府同知乞
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以父憂不赴服闋起提學浙江
敦本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少卿與湛若水等修
明古大學之法學者翕然宗之歷工戶禮三部侍郎晉南京
右都御史未幾致仕是時王守仁以道學名於時瑭獨默如

嘗言陸九淵楊簡之學流入禪宗充塞仁義後學未得游夏十一而議論即過顏曾此吾道大害也里居十餘年教子姓以孝弟忠信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毀後謚文定所著陰陽律呂儒學管見柏齋集十二卷皆行於世明史儒林傳案史稱武陟人而康熙志以爲縣人蓋史據名籍而志稱土著云

周道字大經號竹溪受學何文定嘉靖丙戌進士授蠡縣令平易多惠政以憂去改玉田尋擢御史巡按宣大時大同新變道請戮其元惡餘罔治軍民帖然肖其像於太平樓祀之後巡撫真定扈駕南狩塗次劾權貴爲黨人所擠褫歸家居二十六年角巾布衣坦率無忤巡撫劉應節稱其自少至老赤子之心不失世以爲確論祀鄉賢舊志

婁樞字子靜少爲諸生師事何文定學使蕭公校士嚴切多士惴慄罔不以首觸地樞長跪不伏蕭詢其名益重之嘉靖乙酉領鄉薦入成均會朝紳議禮各樹幟不相下又崇尚陽明之學且爲洛蜀黨樞著克伐怨欲論四章爲陸大司成林少司成所心折一時索二公文者悉樞捉刀後以太學沿襲故事失作人初意上書切諫二公怒遂絕弗與通及授廣宗令劉撫軍籍民兵樞謂擾民上鄉兵議劉面從實心銜之適樊直指問安民去貪之畧應以所令勿反所好作去甚論制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肖像祀之比歸無以謀朝夕設皋比於東明曹縣者二十餘年著經學史學子學政學五朝文教等書行世卒祀鄉賢

劉涇字叔清號次山少時有鄰女贈芍藥杜門謝去登賢書後益肆力濂洛之學師事何文定成進士授庶吉士改御史巡城值邊警且旦夕逼城下居民蹙蹙涇守北城開門收納全活萬衆按滇中遐方服其簡靜出守鳳翔屬邑以羨金三千進涇笑曰世豈有受羨金劉次山哉尋以外艱去補登州知府長吏聞風滌慮晉山西兵備防秋駐師雲中八角堡遇警躬擐甲冑厲衆固守朝議方擬大用忮者以蜚語中之罷歸推本何文定之學著有理學四先生言行錄及京華滇南晉陽三集行世與婁樞同脩郡志高簡有法一時稱爲先輩典型卒祀鄉賢

郝綰字玉卿宏治己未進士釋褐刑部郎中江西民有以刻

龍舟被溺者長官阿劉瑾意必欲寘之死地令縉檢出格事例縉檢得匿卧席下其人得不死遷四川僉事士官節貴等嘯聚數千人縉單騎往諭旋皆降散按部蓬慶川諜報賊男婦行劫村落縉曰賊出沒疾於飛鳥肯攜婦女行乎此必有被驅良民在焉及捕得果然命盡釋之總制彭幸菴謂縉勦叛軍范藻等縉陳議將八事咸見采納疏奏捷縉素剛不爲衆口所理入覲以言官劾致仕及幸菴內召首稱縉之屈陳其大功數十於是朝廷錫彩段羊酒諭勞再四云

簡重厚以歲貢生選合肥訓導陞長葛教諭陳州學正彰德教授所至整飭課士如金在冶既升長葛以名宦請祀河內以鄉賢請祀 以上舊志

朱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厚烷還邸始入宮萬曆十九年厚烷薨載堉曰鄭宗之序盟津為長前王見濍已錫謚復爵矣爵宜歸盟津後累疏懇辭禮臣言載堉雖深執讓節然嗣鄭王已三世無中更理宜以載堉子翊錫嗣載堉執奏如初乃以祐橏之孫載璽嗣而令載堉及翊錫以世子世孫祿終其身子孫仍封東垣王二十二年正月載堉上疏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毋論中外職中式者視才品授官部允行明年又上歷算歲差之法及所著樂律書考辨詳確識者稱之卒謚端清鄭王傳明史

何丙字善夫步之有先民風以進士授壺關令建城修學民間勒石紀之丁父艱服闋補固安令治如壺關兩地俱祀

名宦升刑部主事調兵部歷通政司參議上論近臣曰何永
慶舉動不凡[illegible][illegible]每字之為上所重如此歷右通政致仕
祀鄉賢
王瀛字崇賢孝子履元孫歲貢生任靈璧訓導丁艱旋補沙
河訓導歷靈石教諭課士如治身不少懈何文定贊其像曰
有德有文儒之君子云祀鄉賢孫所用萬歷庚戌進士
蕭守身字尚本少嗜業於何文定稱長者嘉靖壬戌進士授
襄垣令修城隍廟得銀器一窖鄉三老欲以佐朝夕不納歷
戶部主事歷郎中抗言節用上十八事上嘉納之理太倉督大
同餉前後[illegible]省金萬一千有奇[illegible]大吏具以聞會馮璫驕恣觸
忌出守臨洮調保寧陞鹽運使乞休家居二十餘年著有經

書辨疑醫學管見及詩文集各若干卷沒後蜀人張樸張望賢過其家哭甚哀家人問故樸曰　樸冀人子先生鞠我先生延師督教我匪先生安望捷南宮張望賢曰小人聘某官女某後悔之明公約女出婚於公堂今　生子已名德蕭矣各揮涕去襄垣保寧祀名宦河內祀鄉賢

楊初東字元夫舉人授保寧推官丁艱補兗州讞訟無所枉陞戶部主事因贊定大本事觸諸璫怒坐是為郎十九年吏部屢疏請擢用俱留中後得四川參政以老乞歸家居以長子之璋進階中大夫之璋進士祠部郎次之瑋舉人卒祀鄉賢

李從諒字信甫歲貢生任鍾離訓導陞輝縣教諭自少至老

無謾語多士式焉以子政修贈奉直大夫祀鄉賢

蕭守美字尙絅少孤從母受章句輒抱書泣不忍嬉爲諸生號閉戶先生比將貢大庭首守美次唐生唐生耄不克待守美讓唐生當事義之爲杞縣訓導陞順德教授捐俸賙多士不能婚葬者曰吾少孤固悉若苦歸里有酒客卧詈其門覆以被比醒慚數載不敢逕其巷卒祀鄉賢

鄒之任字際可幼失恃事繼母如母嘉靖己卯科舉人司理劉公應沙下車踰歲不識之任指其名告人曰吾澹臺滅明也授臨洮司理丁艱起復補韓昌攝寧遠篆清徭革弊里人立碑記之卒祀鄉賢

顧師魯字唯甫七歲能文痛母孀居益自刻苦萬歷庚戌成

進士節表母哲節狀以聞上嘉之除清豐令有能聲陞刑部主事餉密雲卒於途祀鄉賢

人月字行素萬歷庚戌進士知福寧州州瀕海多盜賊所用下車擒其豪州境肅清尋調守澤州裹糧徃絲粒無資於澤澤强藩夙稱難治畏其峻潔罔不馴服報最爲天下第一陞車駕司員外郎轉武庫司郎中調職方司職方自總兵下例與金爲贄最所用槩謝絕出爲陝西參政車一輛蒼頭二人而已頃之以疾歸二載强起爲山西參政晉秩方伯備兵上黨上黨以紬貢上方月供備兵使者樣紬十二端舊矣所用悉蠲除至今上黨無供樣紬者以劾墨令不少假令嗾有力者擠所用所用振衣歸攜書香樓課子著有金人銘書

香樓戒語晉人以負販抵懷者過其廬嘗置所負以手加額叩門而後去卒祀鄉賢子玉汝以貢生授句容令孫錫祉順治丁酉舉人

國朝

劉天池字溟海歲貢生爲虞城訓導教士不倦舉止端凝學術淹博卒祀鄉賢

楊挺生字循如寧夏巡撫嗣修子揮金交天下士天下士緩急倚之洛陽石孝廉某以堡民誤殺左良玉兵左欲殺石以償命魯山宗進士鱗祥仟邑令令慫大吏褫服對簿挺生疾馳救之皆脫於難然石與宗實非素相識者　國初以明經署開封司理尋補平陽司理丁巡撫公艱補桂林司理以疾

不克赴先是閹逆繫維鄉大夫實闕中巡撫公八十一歲矣挺生拔老父潛居雁塔寺迂道遂谷渡蒲坂由聞喜垣曲邏卒充斥中竟全首領歸人以為孝感所致云卒祀鄉賢子奇蘊舉人

李政修字粹然萬歷丙辰進士授介休令丁內艱起復補淄川節省馬價八百金悉充逋賦調滋陽擢禮部郎中遷濟南道視左轄篆郡岱宗香稅三千金遷嘉湖道再遷濟南道未任乞休頃之起冀南道歲祲道多棄兒修慈幼局收鞠之國初薦補天津道陞淮海道卒於官郡人謂政修殂後無復以地方利弊抗言於監司守令者祀鄉賢

史應選字念冲萬歷丙辰進士歷官州牧遷蘇州知府舊例

歲貢太守㨾緞百餘匹悉卻去比三載以鄭傳詿誤罷歸
國初授濟南知府歴南瑞道逾限罷一蹇一力縱酒高歌詠
調自樂嘗著人箴一則有云心逸日休者天下拙人心勞日
拙者天下巧人亦可以想見其生平矣卒祀鄉賢
洗嘉顯字岫陽崇禎甲戌進士授萊陽令以清惠著歴任慶
陽僉事賀珍攻西安急全陜震動嘉顯瀝酒誓師將士咸泣
下願效死卒奏捷尋擢西寧叅議值回變將士用命如慶陽
時遂殲厥渠魁餘皆就撫歸里後好遊覽遇人輒飲以酒飲
輒醉著有寶刀歌劍鳴草祀鄉賢
史應聘字任甫應選弟性亢爽厲廉隅天啟乙丑進士知豐
潤調寶坻時烽火逼燕京近都郡邑多陷寶坻獨完天子以

爲能擢給事中因建言斥歸崇禎壬申流寇陷修武郡城危迫當事問計應聘抵掌談方畧懷人倚焉逆闖敗奔西武豫王將兵入秦應聘應薦偏兵潼關苗薅髮櫛皆所夙嫺以疾乞休著有讌餘集問犁草祀鄉賢

蔡魁春字元之由選貢仕五臺令以均里甲繕城守爲先猝有寇警薄城下魁春乘其無備出兵破之寇悉遁去解組後鄉鄰有緩急嘗傾囊賙之有寠人子故家子弟也贈以金令返里復業子鍊秀舉人順治十七年祀鄉賢

陳來朝字宏化萬歷癸卯舉人仕深澤令歲饑捐俸以賑招集流亡民多歸之陞鞏昌郡丞撫軍檄監隴右軍有能聲旋里後輕裕緩步者未嘗登仕版者康熙元年公舉祀鄉賢

范安字子仁嘉靖癸未進士博涉子史由瀛海司理擢御史巡按粵西粵西人頌之卒祀鄉賢

范印心字正安少豪宕不羈順治丁亥進士授廓縣令有能聲會姜襄叛偽檄日三四至輒碎之斬其使賊怒犯廓印心堅守危城身親矢石鬚髮為白及　王師至協力勦捕卒平其亂陞戶部主事權稅西新持大體不尚苛細商旅便之陞郎中遷浙江杭嚴道果毅有守時武林喜佞佛印心嚴禁以正風俗為忌者所中事白轉口北道尋補河東道黜奸清蠹上下憚之丁內艱歸遂卒祀鄉賢

鄒楷字範夫八歲時母病禱於神願以身代比長有張某者因逋負不敢家居楷歎曰此戔戔者乃至間人母子歡耶焚

務招之使歸凡戚里婚葬及有緩急者輒施予無倦容以明
經官汝寧訓導陞教授祀鄉賢
竇可權字雲明少時持重不嬉戲比長沈靜好學平居粥粥
無他長及臨利害應機立斷屹然不可搖撼順治已丑進士
授汾州司理汾州殷富甲天下可權儉約自矢一切餽遺無
所受其大吏利富翁某多金以事屬可權往返十七牘卒不
應沁州牧某欲以利啗可權祕置十鎰於牀褥間可權檢還
牧牧大慚分校晉闈得陳廷敬等六人皆一時名宿後去官
不載汾州一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性至孝先人遺業盡畀
母弟母益歡捐館日遠近皆爲流涕康熙十三年祀鄉賢以上
舊志

王之翰字大宗崇禎壬午舉人少值歲祲自郡取餽金歸塗
遇友人子困甚出金予之
國朝知汧陽縣所部或以賂進笑曰博士弟子尚不愛餽金
從大夫後肯以苞苴敗節耶汧陽人德而祀之
成王臣字廷弼明末諸生嘗從父游鞏洛督師孫傳庭自秦
關進勦河南北轉輸者會大雪不能炊王臣乃煮粥濟人
國朝中順治辛卯舉人補襄城教諭擢知三河縣罷徭役值
建
陵園民負石氷土手足皸瘃王臣代以車運比呈誤民千人
顧
關請留任考最擢知景州清操自厲乞老歸築室沁水之陽

讀書其人性孝友母喪毀瘠幾不能起里人咸服其孝義焉

范發愚字元穎順治丙戌進士知廣靈縣姜瓖之變奸民有為賊內應者捕得立寘諸法飛檄乞援大同兵至城賴以全先是土人或據堡自固有誣為叛者俘其老弱發愚曰民避死耳非叛也若輩堅壁清野不愈於開門揖盜耶卒索老弱歸之權稅揚州海寇突至率家丁堅守得無恙卒祀鄉賢

鄒玗字石玉順治己亥進士歷任臨洮府同知監河州軍時番人窺
國家用兵巴蜀突圍河州玗單騎至番營數其三罪立解去鄰人姚月攀卒於官不能歸葬已二十年會玗擢知東昌府為姚子措輿櫬之費使歸葬鄰人至今高其義云

楊逢昌幼遭寇變流離中手不釋卷中順治丙戌進士由庶常歷任工部右侍郎居官二十七年凡應詔陳言俱切中利弊因母老乞終養歸卒祀鄉賢

任倫備康熙辛未進士官江西永寧縣知縣永寧風俗薄惡俊靡相競每一嫁女粧貲之費輙至破家故民間生女多不舉倫備到官禁令先行凡生女免其差徭賞以花紅遂蒙存活縣北七谿嶺山路崎嶇行旅苦之捐貲治道商賈便利其勸墾荒田設立義學修理文廟諸善政指不勝屈嘗謂族人曰吾先人耕讀爲業贈汝以財其惠有限不若贈汝以言其利無窮嘗敦詩說禮以承先訓則此生永有濟矣在官咨取文選司主事陞驗封司員外郎轉考功司卒祀鄉賢

蕭家芝字紫眉慷慨負氣不輕爲然諾河內令王漢甚重之督學黃閶中奇其文呼爲蕭兄而不名入國朝中順治壬辰進士歷官刑部郎中恤刑江左將行太司寇陰屬以事家芝持不可曰公欲我殺人以媚人乎司寇不懌尋乃大悔曰公言是也遂寢其事明年恤刑山西人不敢干以私閱囚多所平反時當姜瓖亂後家芝手繙爰書恒漏下三十刻不休至代州嘔血數升釋大辟七十八人巡按詰以宥多狀家芝曰當論公私不論多寡秩滿入都以失出降級遂歸居丹林三十餘年當事者重之屬修郡邑志皆可觀有丹林集十六卷行世弟家蕙子瑞延瑞苞

家蕙字樹百少倜儻善文與家芝稱二難順治乙酉與兄同

舉於鄉丁亥先成進士授朔州知州歷官工部員外郎

瑞延字仲常幼聰慧工詩有甘谷園詩一卷以病拘攣老於家子健康熙丙子舉人

瑞苞字叔方總角爲文每出奇語年二十二食餼屢試不售益肆力於古問奇者戶屨嘗滿年踰四十貢太學偕喬騰鳳重修府志康熙四十四年銓授淅川教諭卒於官著有陽洛書房文稿燕石草

黃光烈字冊馨順治己亥進士知英德縣新文廟設鄉學讀律令俾人知所嚮先是英有兩驛曰湞陽曰清溪民苦供億光烈以地非大衢請裁清溪驛邑民王宣幼聘劉文女宣家中落文忠毀盟訟於庭光烈廻吏昇肩輿使宣迎婦歸且捐

倖治奮且笑入爲之歌曰掾吏娶女從事具車錦襜褕繡襠襦鼓聲殷殷迎者姝閧城隅郭歌且歈陳敔吾者大猾也光烈出不意擒治之寘諸法陳之黨以蜚語中傷光烈竟罷歸有唁之者笑曰吾道當如是也

張鐸字宗尼居家孝友以禮法自持雖博學能文慊然如不及後以歲貢司訓嵩縣訓廸不倦士人思慕之

范淳字伯諾其先山西洪洞人曾祖戶部尙書濟世自濟源再遷河內遂著籍焉自少力學博覽經籍必探其旨及壯潛心理學嗜朱子書榜其室曰朱庵志篤信也又類宋儒語爲笥中五集康熙雍正間當事者累薦之會病不赴知府任應烈重其學行延致懷仁書院教授生徒一以白鹿洞學規爲

法卒年七十三淳弟濟亦博學好古至老與兄讀書東湖別墅昕夕不倦時稱二難云

王紹文雍正壬子舉人任天津長蘆場鹽大使場有貢木貯河灘水暴漲將漂入海紹文立木上曰吾職司典守誓與此木俱存俄而水平人以爲忠誠所感云

王兆鰲字元素康熙甲午舉人讀書以古人自期充敎習期滿

欽賜内閣中書告歸後嗜學不倦樂引後進著有五倫金鏡錄並痤殤文年垂九十而卒子錫璋錫瑑

錫璋字丹麓雍正已酉拔貢例發往江南委用以不敢遽膺民社呈請國子肄業登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卒於官著有勸

孝順言一則

錫瑑字宸清乾隆戊午舉人以孝聞父没每歲時家祀輒悲咽流涕性潤達喜施與舉動必以禮仕河南府宜陽縣教諭選永興縣知縣未至官卒以上府志

劉國興字振宇號毅齋其先山西榆次人世以武功顯父炳業利民參將姜瓖之亂死於兵家始散國興歷官至河北鎮總兵都督同知奏請入籍河內偕其兄子居焉初炳業之死也國興年十三兄弟四人各分散國興奉母避亂歷險幾死者數矣久之其生母趙及繼母魏皆死遂奮發走福建投故人帳下為卒伍故人奇其膽略拔補把總四年陞提標後營守備當是時閩變蠭起古田焚掠尤甚國興以數騎討平之

而康親王入閩授遊擊劄付使守延平鄭錦據興化銀州漳州以亂國興率衆自興化入會戰自巳至未破賊衆萬餘斬將三人俘偽總兵一人乘勝恢復仙遊猝至泉薄其城城險不可入冒矢石衝雲梯與守埤者戰俘賊將五人泉州復戰漳州連敗五鎮八鎮諸賊斬首萬餘級亂稍定旣而復動從昭武將軍提督楊公戰萬松關鳳山江東橋各斬數千人又從諸軍會勦金廈二島遂逼臺灣破賊巢賊平功加十等以都督僉事銜官湖廣衆將前後大戰以十數亦數被創賊復圍泉州飛礮傷其一目最後又傷其左臂洞骨袍甲朱殷然臨陳突戰不敢言病蓋其勇如此陞西安副將未赴改湖廣督標中軍副將又從征噶爾旦功陞河北鎮總兵都督同知

調廣東碣石鎮總兵官再調南韶鎮卒於官
賜祭葬時康熙四十四年也子世明錫瑗錫琛錫瓚世德世
明字際南由河北鎮標把總升開封營千總引
見授三等侍衛
特放二等侍衛領漢軍砲營章京征藏往西寧軍前至穆魯
烏蘇稜駐甘州回京
挑頭等放領漢侍衛專達出為紫荊關參將歷陝西河州營
副將興漢鎮總兵署湖廣提督
特放甘肅巡撫調福建巡撫管理學政升福建總督子源達
郭世昌顧琮沈大中皆從孫夏峰奇逢于百泉山時夏峰已
六十九歲而三人負笈請業焉

王作梅字伯鼎康熙巳卯舉人巳丑進士授合肥縣知縣以治行內擢吏部主事旋授臺灣同知加知府銜以親老請養歸康熙丁酉宜陽民變當事勦捕巳越二載作梅以謁選入都適韓城張大司寇奉

命視師得便宜行事司寇作梅座主也因往謁曰河南安有亂民皆有司過聽胥役驅之耳聞用兵以來百姓怨其郡守及河鎮將兵者次骨若先易置二人而諭以順逆自當帖然矣司寇如其言不兩月而亂定不戮一人首惡遣戍而已雍正甲辰漕議起將盡取丹水入運儀封張清恪公主其說以前懷守方願瑛董其事作梅將赴臺灣途遇願瑛咨以漕事作梅曰丹水平時一綫耳夏秋之交洶湧瀰漫輒里許公所

知也今築石堤障其南此里許者安歸乎丹距運幾百里所濟能幾何水一發則沿河上下數十村皆爲魚矣願瑛以爲然偕至張公所言之寢其事家居三十年凡閭閻疾苦悉爲有司言之而未嘗干以私嘗自撰壙記謂生平不作一欺人語亦不受非義之財又謂文章之壞壞於雅俗共賞一言吏治之壞壞於名實雙收一言治生之道惟農事爲最善盡其利不爲貪窮其術不爲巧其他弃信害義無一可者世以爲名言年八十五卒弟作朋

作朋字壽三康熙乙酉丙戌聯捷先其兄成進士年甫十九授江西鉛山令以治行卓異擢山西岢嵐州牧調蔚州再調霍州所至以廉明稱請養歸遭母喪以毀卒子翀穀雍正壬

子舉人

樊琳康熙丙戌進士官浙江慈谿知縣著循聲明趙文華慈谿人也惠於桑梓其後裔有家祠每春秋時祭請邑令主祭琳蒞任居期吏請往琳拒之曰豈有讀楊椒山疏而拜趙文華者乎卒不往邑令主祭之事自是遂廢

任溥字濶九康熙己丑進士授廣東連山縣知縣蒞任朞月獄訟衰息所部肅然有廉吏風民皆尸祝之

范傑字子英幼嗣叔父九疇以孝聞不妄言語里中父老咸器之嘗遊粵西囊積千金將有所圖適戚黨有困於粵者以機事與之謀遂傾囊畀之[illegible]之事卒不就而傑亦坐是流滯於粵者十四年及子[illegible]柏舉於鄉始迎之歸處族黨謙

退若無能遇事有不可易執之不少易以故邑有大事悉資傑主辦守令咸重之邑舊有歲運粟數千石至衛輝輸官陸行三百餘里秋雨泥淖車轇轕不得進運浮米值猶往往愆期官民交困傑白令曰河內米值昂於衛輝若令民攜貲就彼地購米備倉則費省而民不勞何所不可令從之至今稱便

婁滑承字松腹樞七世孫幼孤學於外氏凡八年旋補弟子員食餼下帷講誦不與外事一日有少婦來奔郤之然老而不遇年五十三以歲貢生爲滎澤縣訓導其教士嚴而有法滎澤枕廣武瀕黃河土田廢壞者十之二而糧不減邑人不堪其苦滑承奉例監收錢糧悉其情因數數爲邑令言之力

請於上官豁免空稅九百餘兩在官十年以老乞歸更十年方卒子阿巢

鄒玉章雍正甲辰進士初授故城縣知縣甫下車即盡除邑中陋規於城門設木櫃令民按日投牒其中隨訊隨結改任江南知吳江縣以廉能著後任江西廣昌縣乞休歸讀書自娛著有居敬堂文稿

陳靜誠字實菴少孤事母葛至孝性精專攻苦讀書或時與之言而不應中乾隆辛酉舉入明年中明通榜選汜水縣教諭其邑令去爲同考官大吏檄靜誠代其事有諸生周氏者兄弟爭產訟數年不決或以賄啗靜誠靜誠怒曰爾兄弟不睦乃以賄汚我耶我若以情達上官爾罪何逭我不忍爾

其速已此訟明日兄弟各以誠服焉毋憂服闋選西華縣教諭助邑令修堤防濬河渠增高培厚與有力焉乾隆二十六年楊橋堤決水勢直衝西華適與所修堤等城得以無恙

張肇基字條遠歲貢生家貧以授徒爲業其撫弟妹衣服飲食必過於諸子生平不閱非聖之書不議論人長短一以濂洛之學爲宗臨終囑生徒及諸子曰學以慎獨爲要吾終身守此兩字所著命解數篇人多傳之

成文字在中乾隆辛酉舉人辛未進士授甘肅高臺令高臺故瘠邑逋賦甚多又值國家征勦西夷民吏勞悴文蒞任三年不忍嚴比坐催科不力降二級而承辦軍務一切妥協大吏倚如左右手西夷既定制府楊公應琚保荐軍功第一開

復原職簡發廣西署永寧州卒文博覽載籍尤長於詩著有
玉汝堂集
白雲上字凌蒼又字秋齋本貫山西汾陽曾祖用始遷懷慶
今爲河內人用官守備生三子天素天富天貴天素從征噶
爾丹功加左都督天富早死妻張氏以節孝旌無子以天貴
子光顯爲後即雲上之父也初張夫人守節年才十九家貧
甚事舅姑撫嗣子日用飲食皆出十指又每日節蓄錢十五
積十餘年以爲舅姑買棺槨衣衾之需致中指銷磨及半其艱
苦如此光顯歷官汝寧守備從征策旺諸部落連勦烏里雅
蘇太及二等朝朝水多科布多城吳心珠爾直至星宿海在
軍七年與士卒均甘苦共饑飽臨陣奮勇屢瀕於危又督造

士城未城皆如期就功凱旋當升都司以迎養張夫人願留汝寧不赴雲上喜讀書然英偉不羣自以為累世將家思不墜其業於是讀書之暇并力操弓矢習騎射嘗冬夜射鵠欲睡即引氷水淬臂不少休如是二十年乾隆庚午辛未連捷中武科進士

點藍翎侍衛俸滿出為江南平望營都司都司為提標專轄而巡撫陳文恭公一見即器之謂提督齊公曰此後自都司有公事差使倉卒恐不及先問幸勿譴平望營駐吳江為江浙錯壤面環太湖萑苻出沒號為難治雲上以為

國家重熙累洽中外肅清武臣以弭盜為職任文臣以撫字為殿最然奸宄伺政令之疏密以為伏發兵丁又伺官長之

誠僞以爲勤惰武臣雖專司緝捕於凡有益於民者可爲則爲之安得委有司自便耶於是當水程交錯處各置木柵稽察往來前後獲竊七十餘事行旅無警泖內悉安既署江陰常州兩營遊擊升揚州營遊擊其緝捕一如平望其在江陰承檄捕蝗持竹竿立赤日中督兵丁保甲深治穽陷夜然束草蝗爭趨火光乘勢撲捕無遺類焉　在揚州總督高公晉檄移校武場于蜀岡之陽夾道左　柳壯軍容休士卒更鑿泉以便汲飲名之曰柳營第一泉　揚城最多火災其赴救也亦最力乘屋履危趫捷若飛先陷火道必勿使延往在平望亦然嘗有巨室被災後賫錢酬其卒伍立却之曰兵猶火也在作氣耳爭以利將視貧富爲勤惰故其訓卒任以勵廉恥

徽頑捍爲要又從總督過高郵有獺貓洞者附運河旁民田所資然當春夏漕運經行禁不得啟而時值炎暑田禾將槁民隨路號呼以求灌溉總督命往視之往即探歸底高下審舊水則酌水勢小大爲深淺啟閉之法總督以爲然民賴其利會前在常州有失察事部議降二級調用總督以爲雲上素勤職事此公罪可原奏請於

上得

旨報可遂不遷久之升金山參將金山瀕海城內四隅皆田先時海潮上湧積沙壅河田幾不治雲上撤俸疏濬河流四通後成沃壤擢漕標中軍副將衛所僚屬皆服其廉漕運總督亦以爲眞君子人也乾隆四十五年

皇上南巡

賜宴桂家莊

賞大緞貂皮荷包盞

特恩也壽保一等例當入

覲而精力驟衰遂病益雲上當官以來公事出入不避晝夜思慮旣竭形神又勞風霜悴之以致於病同官無不惜其去者其生平設義學督課兵丁子弟及收恤親族諸事不勝紀其受知陳高兩公爲最深尹文端公次之漕督鄂公又次之陳文恭嘗貽以書什襲珍重一字不遺人咸謂有儒將風子守清貢生守廉進士官合肥知縣

顧爾杰字南叟貢生歷官山西岳陽直隸完縣獲鹿二縣令

所至以惠愛稱獲鹿有修城役爾杰實力督工不累一民派一物合邑勒石志愛卒於任士民呼號如喪慈母往返二千里不憚勞悴送其柩歸

李蕃字屏也祖笈康熙庚辰進士父麟書廩生蕃少孤依舅以居舅幼弱蕃奉繼母撫弱舅志勤學亹亹不厭而尤以不墮先志爲勗乾隆丁卯舉於鄉丁丑成進士以親老改選汝寧府教授振興文教在官十五年門弟子登第者且數十人性廉介俸餘不足自贍而日以養親訓諸子姪讀書爲急不以家務經心既卒殯殮悉賴門人賻贈來弔者咸匍匐流涕而而不能自已遂相與刻石誦遺愛焉子嘉禾姪嘉儀

張璽字篆六一字龍文天姿穎異讀書一過輒成誦乾隆壬

申　恩科中式舉人授陝州學正保舉授福建南靖縣知縣陞臺灣府澎湖通判未赴任海寇林爽文作亂或以賊勢方張沮之璽不可既蒞任選民壯練鄉勇設法守衛時鳳山彰化諸縣悉為賊據澎湖密邇賊烽勢尤險危璽禦備有方卒以無患初璽以文藝受知於漳浦蔡葛山先生先生性嚴重致政家居投刺者多不納璽往輒欣然講論經史移時不倦其見禮於鉅公如此晚年致仕歸家無長物以授徒自給子弟年未冠不許衣帛嘗誡曰席父兄之力為紈袴子非所望於爾曹也乾隆五十一年河內大飢捐家貲賙貧乏之鄉人賴之後以壽終于家著有卜里詩草掌教卜里書院時作也

張鴻業字　乾隆癸酉舉人借補陳留縣訓導教迪士子

一如子弟然陳留人士至今思之所謂懷南先生者也子用
達

李位東字泰瞻祖瑣父克允縣學生位東乾隆乙酉選拔貢
生考取滿洲正紅旗官學教習以知縣試用江蘇爲大吏所
器凡有疑獄多委聽決宰阜寧有富室爭嗣搆訟奉三千金
爲壽立卻之直其事父艱歸所居村甚窪下設法開澇河干
二百餘丈以除水患一鄉賴之刻石以紀焉教授生徒于懸
谷山中誘掖甚勤來學者至舍不能容服闋歷宰宜興崑山
署松江府同知調丹徒縣卒年五十七子家駒縣學生家騏
府學廩生

李嘉儀字淑度父萱以古道自持教家甚嚴故鄉里咸號爲

士人嘉儀幼頴悟既長能詩與同輩倡和出言成章弱冠食餼乾隆巳亥副榜貢生性豪邁不羈遊京師徧交一時先達受知於季堂胡公因箴之曰尚當斂華就實乃歸大肆力於詩文曹耕陽故郡名士也共推詩壇主盟相與砥勵雖家無擔石之儲而歌咏自娛處之晏如卒年三十以從弟子中行嗣

靳文字某貧而勤學至老不倦乾隆壬申五格寨士人掘井得古碑一文急往識之遂拓以傳于世即北魏武德于府君義橋石象碑也古碑之顯晦固自有時然向不得文其不為土人所碎也幾矣然則文亦好古之士歟

賈湘字灉川先世自洪洞遷河內高祖光烈英德知縣自有

傳曾祖亮選裕州學正祖宗夔舉人鄉黨以孝稱父履信縣學生後於世父履森履泰亦縣學生也湘自幼以濫竽科第取溫飽爲恥乾隆丁酉選拔貢生庚子中式舉人修四庫書勞得知縣選江蘇金匱縣爲政廉明有富室某者本杜氏奴也居富自尊與主搆訟某紳袒之以朱提三千爲緩頰湘曰僕在家窮諸生也豈不知阿堵物爲可愛然一受奴苞苴將爲奴驅策君視此措大能受奴驅策乎不聽大吏以爲廉調震澤有寡婦育其遺腹子而夫弟利其産誣嫂有私者訊既得實幕客沈爲間愬絕之沈恥遁去福建沈故不諧於鄉及其去爲去一虎矣邑以大治未幾復調元和民畏其威不敢犯他州縣有疑獄悉委之平反甚多其可紀者金壇縣獲七

人傳爰書以爲盜湘推鞫非是釋之旣而他縣別獲四訊實焉此則不特生七八亦全一縣令也會福建觀察某來爲按察司沈姓者偕之來因其浸潤湘竟罷歸以貧卒

夏錫疇字用九乾隆癸卯舉人祖士亮父光先錫疇幼知力學不屑爲舉子業少長砥節勵行以居敬窮理爲本嘗自以爲得志於時則崇實學端士習其急務也其舉於鄉時年五十二矣然以親老不果仕其序崔明楷會約曰近世之士聚學立業不越乎文字語言之間而其所謂文字語言者不過講章時文之技改頭換面剏新出奇以爲能其聰明游惰之士或且徵逐酒食是務劇飲戲謔以廢業以爲當世之所取者我可不學而能於是有學亡之歎非謂學能亡也學之實

亡焉耳乃述劉敏中告友之言願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其生平未嘗授徒有就問者隨其材質與之言必以有恥爲先文以爲讀書不足以自給而兼耕耕又不足以自給乃賣藥於市而低昂其價值以效販易之術日擇人而任時倘亦無惡於天道爲陶隱氏傳一篇自比於駔儈其建宗祠立宗規置義田皆有可法其學於易最深所著有讀易私抄私說强學錄功過格訓兒編强識錄强恕堂家範子安世在寬匡世

張用達字子兼號晴臯感化村人曾祖忠事親以孝聞祖振縣學生父鴻業別有傳用達性穎敏讀書過目即解文格超拔詩以唐人爲宗五言尤遒健中式乾隆戊申科舉人以授

徒爲業其教人曰無經濟之學非學無根柢之文非文也來
學者隨其愚智必使自達郡中數十年其卓然自立不惑異
趨者皆其弟子嘉慶丙寅秋大旱用達相度村外舊渠請於
縣分上流之餘水以蘇村人歲仍有秋大挑一等改教職授
封邱縣訓導其施教如其家惠愛甚著牛亮臣之亂滑與封
邱接壤巡撫台公過封邱問守禦方略所陳四事多見施行
用達與同城官分堞城守以勞當保薦縣令用達力辭上官
重其恬退不强焉著有丹林詩[illegible]子措進士模舉人
李嘉禾字穎賓簡重寡言笑[illegible]過八年二十父沒歸葬
貧不可支與從兄共爨[illegible]從兄早卒撫嫁其遺孤
女而奉養叔母終身戊[illegible]嘉慶巳未成進士復官汝

寧府教授先是嘗夢乞[illegible][illegible]日十年復舊業果如其兆云嘉
禾性寬而有制平居簡[illegible][illegible]不求甚異即與子姪言亦惟
恐傷之遇事不可則[illegible][illegible]不移學者每疑問必反復推尋務
盡道理聽者若已喻[illegible]言之徇津津不厭嘗曰人惟真為難
得無實而獲名可恥[illegible]十歲喪母每言及未嘗不流涕在汝
十五年告歸卒於家著有讀易記疑子偉行
范桂園字秋坪嘉慶戊辰科舉人性孤介好為詩受業於劉
松嵐觀察之門為入室弟子觀察稱其骨冷神寒近於郊島
不輕[illegible]一人而與之游不草草輕讀一書不孟浪作事於鄉
黨蓋太行山下一孤介士也又嘗介於吳玉松太守太守稱
其詩似方子李洞惜不永其年不得大昌其詩其事母以孝

間與弟椿園尤友愛椿園蓋少長於桂園而椿園先死久之其孤汝瑛又死桂園哭之尤悲皆有詩見於集中其詩名見山草堂集計百六十七首觀察之所刻也

崔明楷字華升縣庠生父琮字泉聲縣學生著端蒙訓傳於家塾明楷幼好小學近思錄諸書從夏錫疇遊益厭浮華之學遂與同學約爲交修之會立功過譜讀書課程居家動遵禮法有儒者氣象晚取憂悔吝者存乎介之意號曰介齋著訓蒙七則介齋詩稿恩貢生任若海銘其墓

丁承前字繩武邑諸生性狷介與人落落寡合家四壁立然性至孝自食粗糲而父母甘旨不乏父母沒既葬置木主於寢室每食必薦如生時陝州學某廣文其師也往視之既辭

歸念其貧而知其介也欲賜恐不受不賜則不忍乃誡僕而送諸途曰必勿反所攜承前不得已受之歸而返諸師家中年貧益甚或終日不舉火自作餅賣之衆人私相告曰此丁先生也宜善視之所持物頃刻都盡丁知之曰噫非食而甘之也憐吾貧也即攜物而之他精醫術服藥而愈者謝之亦不受卒以困苦終其身

王在寬字敷五性誠慤讀書務身體力行夏不解衣私居未嘗跛倚遇婦女急趨而過不及避必背面而立俟其去遠乃行見者咸謂其長厚平生教學以小學近思錄爲宗其弟子皆循循雅飭望而知爲禮法之士蓋其淵源皆本於夏錫疇也

曹啟佑字經畬邑庠生幼有至性好學家甚貧年十五即設帳授徒得束脩市甘旨以奉親親老患病每藥必嘗衣不解帶者數年入庠後文譽噪甚因竭力事親絕意進取訓課諸生勤懇如子弟嘗患從學者無力購書聞見不廣乃市經史子集數百卷貯之塾中縱使瀏覽由是多所造就門人入邑庠登鄉榜者不下數十人邑中百餘年來文教之盛無有能及之者所著有聯桂軒文集四卷詩集二卷

李庚字亥白少貧嘗服賈南陽立意以忠信不欺爲本稍有贏餘即去之好述古人忠孝廉節之事以敦勉其黨類曾立鄉學延請名師敬禮之以故老生宿儒多樂與之往來其課子最嚴子淵源能承父志攻苦讀書名譽斐然道光元年歲

貢生

任正卿紫陵鎮人少孤事母至孝家雖貧甘旨不少缺母有疾親奉湯藥晝夜不離左右母顏稍不悅即拜跪負杖請罪必俟顏解而後起好施與嘗出入於萬死之中而不言其德有以紛難告者必為排解各得其意故一鄉之中無獄訟者五十餘載五十無子禱於懸谷山生一子東華縣學生

論曰議者以為太行之山緜亙數千里而河內居其首其雄奇傑異之氣蔚為人文必有以異乎他者譬之楩楠豫章千尋之材不可生於培塿也然培塿則不生楩楠豫章而謂崇岡峻嶺遂無構櫨之材者非也故古之用人者或以德舉或以言揚無所不達而縣自昔為賢豪淵藪如趙子綦茂之經

術皇象之博覽山公之事業穆貞李商隱之文章許衡何瑭
之理學此其章章尤著者也皆千尋之材也夫材無大小惟
適於時與用耳語曰千世而一聖百世而一賢是猶旦暮遇
之也之數人者雖在萬里之外千世之遠猶將聞而興起者
也況生其鄉而近其居被其澤而習其教者乎故近世以來
才德之士日出而不窮今所錄尤多信乎皆其材之美者也
繼此者其尚可勝數乎葢跂而望之矣

